



飞向春天 汤青摄

丹青寻踪白鹭村

□陈桂南

在赣鄱苍茫的山坳里,我们与“千年客家第一村”白鹭古村不期而遇。这趟旅程不只是为了探访客家人文的踪迹,更渴望用画笔与这片土地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一

白鹭书院是此行的落脚点,这座由清代赣南首富钟正瑛家族的家学“培桂轩”演变而来的书院,门前两株古桂已守望百余载。院内竹影摇曳,廊腰缦回。轻轻推开二楼的镂空木窗,整座古村的侧影便扑面而来——青瓦叠嶂,飞檐交错,远山如黛,宛若一幅徐徐铺展的山水长卷。

午后,一场细雨不期而至,淅淅沥沥地洗去岁月的尘埃。雨水顺着黛瓦流淌,在檐下织成晶莹的珠帘。远望古村烟雨迷蒙,黛瓦白墙在雨雾中若隐若现。按捺不住内心的悸动,撑起伞,独自走进湿润的巷弄。

青石板路被雨水浸润得泛着幽光,两旁苔痕斑驳,绿意盎然。这条幽深的巷道蜿蜒至视线尽头,仿佛通往时光的深处。我在空巷中徘徊,体味着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静谧。

行至村口,见一方池塘中残荷轻摇,雨打荷叶的声音格外清越。几位画友早已在此支起画架,用心捕捉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意境。我迅速铺开纸墨,记录下这动静相宜的瞬间。偶尔飘落的雨滴在宣纸上晕开墨色,反倒平添了几分天然意趣。

二

白鹭古村的灵魂,深藏在现存的六十九座祠堂之中。这些祠堂如同散落的明珠,串联起一部立体的家族史诗。

祠堂的屋脊上,高耸的“鱼尾”翘角格外引人注目,它们直指苍穹,既有赣派建筑的精致,又承载着客家人“鲤鱼跃龙门”的朴素愿望。晨光中,这些翘角投下灵动的剪影;暮色里,它们为天际线勾勒出诗意的轮廓。我们以水墨线条描绘这错落层叠的景象,每一笔都仿佛在书写客家人千年迁徙、生生不息的传奇。

世昌堂作为钟氏总祠,庄严肃穆。门前一对石狮历经风雨剥蚀,依然威武雄健。院内旗杆石林立,刻满功名官衔,无声地见证着家族“科甲鼎盛”的辉煌。我选择以恩荣堂与祠前的功名柱为描绘主体,对景写生时,不时有村民驻足观看,他们眼中流露出的自豪,让

我对这座祠堂的分量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古村的恢烈祠被誉为“山沟里的大观园”,是乾隆年间钟愈昌为三个儿子所建的宅第。这座祠堂规模宏大,雕刻精美,门窗楣枋上的每一处纹样都寓意深远。最令人惊叹的是祠内天井中两株相守五百年的雌雄罗汉松,枝叶冲出屋顶伸向苍穹,诉说着绵延不绝的家族传承。

王太夫人祠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显得弥足珍贵。这位女性设立义塾、义仓的善举,体现了客家文化中超越性别的智慧与胸怀。描绘这座建筑时,因巷道狭窄、游人如织,我选择进入祠内描绘其内景。

在兴复堂有幸邂逅年过八旬的钟老先生。老人须发皆白,精神矍铄,说起古村历史如数家珍。厅堂内“忠孝信悌礼义廉耻”八块木匾高悬,他指着这些匾额,用夹杂方言的普通话娓娓道来:“我们白鹭明清古建有200多栋,现在还有69座祠堂。这些不只是古建筑,更是我们客家人的根啊。”

说到动情处,老人领我们走到天井旁,指着梁枋上的雕刻说:“你看这些老构件,能保留的都保留着。修旧如旧,就是要让后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。”老人的话语在古老的厅堂里回荡,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,这些古建筑于他而言,不是冰冷的木头砖石,而是有温度、有灵魂的家族记忆。

老人说,他年轻时也曾外出闯荡,最终还是选择回到故土。“树高千丈,落叶归根。我们客家人最懂得这个道理。”说罢,他望向门外的古巷,目光悠远。

三

青砖黛瓦的福神庙,静默地伫立在恢烈祠旁。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庙宇,香火缭绕间承载着代代村民最朴素的祈愿。1932年,毛泽东同志曾在此主持红军干部会议和群众大会,昔日供奉神祇的殿前广场,成为播撒革命火种的讲坛。庙内至今保留着当年的会场布置,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标语字迹。从祈求神恩到人定胜天,福神庙成为连接古老传统与红色理想的时空坐标。

带着从福神庙听来的革命往事,我们踏上那条位于福神庙与恢烈祠之间、蜿蜒于青山之间的红军步道。这条青石板铺就的小道,曾是红军战士秘密往来的通道。循着斑驳的石阶登上北侧山坡,整个白鹭古村沿鹭溪河呈优美的月牙形分布,规模宏大的建筑

群在眼前铺展,青瓦层叠,檐角交错,与远山、溪流、田野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卷——原来最美的画作,早已存在于天地之间。

目光从古村的恢弘全景收回,我被两处更具生活与艺术温度的场所吸引——东河戏古戏台与绣花楼。

这座曾锣鼓喧天的东河戏古戏台,静静地立在恢烈祠祠前的空地上。戏台为单檐歇山顶建筑,台柱上的鎏金对联虽历经风雨,字迹依然可辨。如今这里常显寂寥,只余风穿窗棂的轻响。但站在台前,仿佛仍能听见当年的丝竹管弦。遥想盛世当年,台上水袖翻飞、唱念做打,一出才子佳人、忠孝节义的故事,曾怎样牵动着台下每一颗质朴的心。

那悠扬的曲声,想必也曾越过深深庭院,飘入隔着莲池的绣花楼中。这座充满浪漫色彩的戏台,是钟家女眷昔日观戏、赏月、刺绣的所在。楼上的雕花窗格格外精致繁复,想必当年的闺秀们,就是透过这些细密的格棚,望着戏台上的悲欢离合,将外面的热闹与内心的思绪,一并绣入手中的绢帕,或藏入心底的诗行。

四

在白鹭书院的茶室里,我们见到了书院主理人易先生。这位曾南下经商多年的客家人,如今带着全家回到白鹭村,投身古村的保护与活化。易先生说,近年来,越来越多白鹭人选择回归故里。他们中有的修缮祖宅,开设民宿;有的整理族谱,传承文化;还有的利用新媒体,让更多人了解白鹭古村的故事。“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愿意回来,让文化传承下去。”

临别清晨,曙光初露,我们再次来到鹭溪河边。朝阳从东山顶上缓缓升起,金色的阳光洒在河面上,波光粼粼中仿佛掠过一道白鹭的情影。溪水潺潺,鸟鸣啾啾,千年的光阴仿佛在此凝固。

回首这次白鹭之行,我深刻体会到,古村写生绝非简单的风景再现,而是以笔墨与历史进行的深度对话。那些在巷弄间偶遇的村民,那些在祠堂里聆听的往事,都成为这次采风创作最珍贵的养分。

当将这些写生作品整理成集时,白鹭古村的魂——那种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客家精神,已悄然融入每一笔皴擦、每一处墨韵之中。于我而言,这不仅是一次艺术的收获,更是一次文化的寻根与精神的洗礼。

横溪驿

□文瑞

新年的第一声问候,是忘年交小何从横溪驿传来的。屏幕上跳出他的文字,带着桃江的水汽与榕树下的温软:“龚老师新年好,昨晚我夜宿横溪驿。晨起,散步于桃江边,想起您当年初涉杏坛,始步于此。虽是冬日,但周边山野依旧青葱,桃江水清澈却急湍,没有秋煞冬萧之景象。远眺江水去处,心存挂念,祝先生一切皆好!”

寥寥数语,像桃江的水纹,一圈圈漾开我心底尘封的横溪记忆。四十多年前那个未满十九岁的青年,踩着峰山南侧的晨雾走进横溪的模样,竟与小何笔下冬日青葱的山野、清冽急湍的桃江,叠成了同一帧画面。

我曾无数次在横溪驿附近的河岸上守望日落,看桃江碧如绿带,从远山深处蜿蜒而来。那时的桃江,春有桃花汛的丰盈,浪涛拍打着岸边的顽石;冬有枯水季的清瘦,河床裸露出浅黄的沙岸,却依旧带着急湍的性子,撞碎在礁石上,溅起细碎的水花。林场的贮木场就在附近,每个黄昏时分都能听见圆木入河的巨响,混着岸上的嘈杂人语,成了横溪最鲜活的背景音。我总望着江水东流,遥想它摇来多少上游桃川的传说,又带走多少横溪的故事——那些关于青春、关于杏坛、关于山水的细碎过往,都被这江水悄悄载着,流向了更远的地方。

1981年,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横溪中学,成了这里的化学老师。学校与浓口村一墙之隔,村内的青砖大宅里,藏着清末进士刘景熙的故事,这位赣州新学的创始人,让横溪的山水沾了文墨的底蕴。抗战时期省赣中避乱至此,郭大夫夫妇分教桃江与横溪,每个周末的相迎相送,又为这片山野添了几分书香温情。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,面对着只比我小两三岁的补习班学生,只能夜夜伏在灯下备课,笔尖划过纸页的沙声,与墙外的溪流声交响成趣。夜

深入静时,横溪和桃江的水意漫进窗棂,恍惚间,竟觉得那些流淌的水声,是横溪写给青春的诗行。

横溪的四月,是被油桐花染透的。校园内外的油桐树,把雪似的花瓣撒得满径都是,走在树下,落英沾着肩头,像驮了一身温柔的云。晚饭后总爱和曾斯荣老师一起穿过花林,去桃江边看落日。霞光把江面染成金红,远山的轮廓浸在暮色里,曾老师聊着赣南掌故与中国历史,我听着听着,心里悄悄埋下了文学的种子。我也时常会和刘兆林老师踱步在油桐树下,听他用软糯的赣语讲市井故事,风吹动花影,就连笑声都裹着清甜。后来,我把油桐花开时落英缤纷的盛景,以及在横溪教书、生活的点滴情状,凝练成了散文《油桐花开时》。这些文字竟也机缘巧合,先后入选了《散文海外版》与《散文选刊》,让横溪的春光,借着墨香飘向了更远的地方。

如今的横溪,油桐花盛景虽难寻,青山却依旧不改容颜。桃江对面的山坡上,脐橙林染了半山青绿;山下的李屋,《九龙山采茶》腔调还在风中飘荡;而小何夜宿的横溪驿,就立在桃江边的岸坎上,由林场房产改建而来,榕韵灯影里竟生出几分穿越时光的怀旧感。据说政府要把这里打造成民宿集聚区,想来日后的横溪,会有更多人循着桃江的水,来听这里的故事,去感受这片山水的温柔。

小何说,冬日的桃江虽枯瘦,等春来桃花汛,水量便会丰盈,就像横溪的故事,从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,反而在桃江的潮起潮落里,酿得愈发醇厚。站在时光的此岸,望着小何笔下的横溪驿,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踩着油桐花影的我,在桃江边守望日落,任青春的幻想,随桃江的水,流了一程又一程。而横溪驿就像一个温柔的渡口,缩短了过往的岁月,也迎着未来的晨光。

老余的新生

□汪行舟

老伴走后,老余便住进了儿子家。因为独子是他唯一的依靠,除此之外,再无别处可去。

老余的房间在二楼,窗外正对着小区的绿化带,春天时能看见玉兰花开,夏天有蝉鸣作伴,可他却总觉得这方寸之地,装不下他那颗漂泊的心。

初来乍到的日子里,儿子总陪着他说话,替他解闷。那些夜晚,父子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儿子讲着单位里的趣事,老余则认真地听着,时不时露出满意的微笑。可日子一长,儿子被工作磨得疲惫不堪,昔日的家长里短渐渐淡了,只剩下每日上下班时匆匆几句寒暄。

老余常常望着儿子疲惫的身影,欲言又止,最终只是默默地端上一杯热茶。

白天,儿子儿媳上班,孙子孙女上学,偌大的屋子便只留老余一人。他曾想看看电视,儿子教了好几回,怎奈电视操作“套路”太多,始终没学会。有次还不慎把电视捣鼓坏了,被小孙子狠狠凶了一顿,从此再不敢碰那玩意儿。

老余只念过两年书,没什么文化,更不敢独自出门。他只能在家数着地板上的瓷砖,从窗缝里偷偷张望这座繁华的城市,窗外的车水马龙与他无关,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,那些闪烁的霓虹灯,都成了他眼中的风景画。

有时,他会将耳朵贴在窗玻璃上,听着外面的喧嚣,仿佛这样就能融入那个热闹的世界。然而,窗玻璃上的雾气时常模糊了他的视线,也模糊了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。

周末,老余总盼着儿子能带他出去转转,可好几次都因儿子临时有事泡了汤。他试着找孙子聊天,孩子们也只是“喂”“哈”“啊”地应付着。其实,老余心里清楚,自己满口的土话,孩子们也听不懂。

那些日子里,老余常常坐在阳台上,望着远处的高楼发呆,一坐就是一下午。阳台上那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,可他却觉得自己的日子像那盆干枯的君子兰,失去了往日的生机。

闷得发慌时,老余便想找点事做,于是包揽了家里拖地、擦灰等搞卫生的活儿。起初,儿子儿媳下班回来,见家里干净整洁,心情也跟着清爽不少。可日子久了,儿媳发现实木地板被刮得伤痕累累,桌椅也添了好几处磕伤。儿媳只好劝老余:“爸,您还是多歇歇,注意身体。”老余点点头,嘴里应着,可第二天又忍不住拿起拖把,把地板擦得锃亮。拖把在地板上划出的水痕,就像他心里那些无法言说的孤独,在阳光下泛着微弱的光。

实在憋不住了,老余便去小区里“视察”。可是,机灵的保安见他东张西望,竟把他当成了小偷,后来还是儿子赶来,才解了围。

儿子叮嘱他:“爸,在小区里别乱跑,就

在活动室看人家打牌吧。”老余这辈子没摸过牌,儿子又说:“就当看人家种地种地呗。”那天,一位老太摸了一手好牌,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,转头问站在一旁的老余:“先打什么?”老余一脸发蒙,没作声。老太又问:“怎么打?”他依旧不敢吭气。没等老太转过头,老余便默默地走开了。

老余回到家,坐在沙发上,手里捏着儿子给的零花钱,犹豫着要不要去买点水果。他想起年轻时在田间劳作的日子,那时他能扛起百斤的担子,如今却连超市的自动门都推得吃力。

窗外的夕阳洒进来,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映出一片金色的光晕。那光晕让他想起老伴在世时,总爱在傍晚时分坐在院子里择菜,那时的夕阳也是这样温柔。

晚上,儿子加班回来,看见老余还坐在客厅里,便走过去说:“爸,您怎么还不睡?”老余抬起头,眼睛里闪着微弱的光:“我,我在等你回来。”儿子愣了一下,随即笑着说:“爸,您别等我,早点休息。”老余点点头,却还是坐着不动。他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,就像秋风中最后一片枯叶,随时可能飘落。

儿子洗完澡,出来看见老余还坐在那里,便坐在他旁边,说:“爸,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?”老余摇摇头,又点点头,说:“我,我就是觉得,我成了你们的累赘。”儿子听了,心里一酸,说:“爸,您别这么说,您永远是我们家的主心骨。”

老余笑了,眼里却有泪光闪烁。以前老伴总说他是个倔老头,可如今,他连倔强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望着窗外的星空,轻声说:“我,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”

儿子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爸,我明天带您去社区活动中心,那里有很多老人,您可以跟他们聊聊天。”老余的眼睛亮了起来,说:“真的吗?”儿子点点头,说:“真的,我明天一早带您去。”

第二天,儿子果然带老余去了社区活动中心。那里有下棋的、打牌的、聊天的,老余站在门口,有些局促不安。儿子鼓励他说:“爸,去跟他们打个招呼。”老余深吸一口气,走进了活动室。一位下棋的老头看见他,招手说:“来,一起下盘棋。”老余还真会一点,走过去坐下。棋局一开始,老余就手忙脚乱,不一会儿就输了。老头笑着说:“没关系,再来一盘。”老余点点头,又坐下了。

就这样,老余终于在社区活动中心找到了新的乐趣,不再整天闷在家里,生活渐渐有了色彩,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。看到老余的变化,儿子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他知道,父亲虽然老了,但依然需要朋友,需要交流。

窗外的玉兰花又开了,老余站在树下,深吸一口气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他想起老伴在世时说的一句话:“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可这草木,也得活得精彩。”

九龙盘里的祝福

□寄白

赣州人过年,特别是在老城区,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“酒筲盘”。

“酒筲盘”,也叫“九龙盘”,是将蒸好后的腊味切成薄片,一样一样摆进盘里,因此被称为“酒筲盘”。后来因为“酒筲”和“九龙”发音相近,“九”代表长长久久,尤其是祥瑞的象征,所以“酒筲盘”也被赣州人称为“九龙盘”。

九龙盘是春节招待亲朋好友必备的美食拼盘。从大年初二开始,这个美食拼盘摆在桌上就没断过,吃了随时添加。拼盘的摆法是,中间的空格摆放油炸花生米,其他空格依次摆放板鸭、香肠、牛肉巴等。桌上同时还会配一个果盘,果盘的中间格装的是红瓜子,四周格子则盛有珊瑚条、芋头圆、炒花生、炒米糖、状元红等食品,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后。

亲朋好友一般是年初二开始串门走访,即拜年。客人一旦上门,新年的欢乐气氛便迅速弥漫整个屋子。主人热情地把客人迎进屋,一边相互地问候,一边拱手作揖说着吉祥话,并请客人一一就坐于圆桌旁,打开九

盘,端上果盘,拿出美酒,为客人斟上。

大家边吃边聊,和谐得如同一家人。女人们则喜欢一边品尝九龙盘里的美味,一边分享做香肠、晒腊肉时的辛苦与快乐。女主人先开口:“来来来,大家拿起筷子,尝尝我做的香肠,肥瘦相间,晒到了太阳,香味十足。”然后举起酒杯,伴着相互的祝福一口闷掉。女主人殷勤地继续说,来,大家一起来尝尝板鸭,这可是正宗的……大家便拿起筷子,有序地你夹一块、我夹一片,慢慢地品尝着。随后,大家又一边啜着红瓜子,一边聊起生活中的一些趣事。聊着聊着,就聊上了春晚,一句经典的台词,令满屋子的人笑得合不拢嘴。几杯酒后,大家又相约好,明天去谁家拜年,后天去谁家团聚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过年的习俗虽然发生了变化,但九龙盘里的祝福没有变,只不过换了种方式,更具现代的气息:订一个大包厢,亲朋好友吃个饭,嗨嗨歌;微信聊聊天,传递信息;视频见见面,相互祝福;自驾游玩,附近走走;组团旅游,寻找诗与远方……这年照例过得喜气洋洋,红红火火,有滋有味。



福寿图 徐淑荣作